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十季

一扇看见土地的窗

李晓明



故乡的夏夜

陈明



晨光斜斜爬上村委会斑驳的木桌时，我正埋头整理材料，目光却总忍不住溜向窗外……

这座平房就像一方取景匣，前后五扇大窗，框住了四季流转的乡野。我的工位刚好在两边窗的正中间。左边推开窗，是广袤无垠的稻田，金灿灿的穗子在风里来回晃着，像在招手；右边抬眼就是村委会小广场，香樟树笔直挺立，树冠里不时跳出孩子们嬉笑的身影，远处鸡鸣狗吠此起彼伏，合在一起，分明就是一首鲜活的乡村晨曲。

清早，第一缕阳光落下时，我习惯性地望向右边窗外。香樟树枝叶繁茂，嫩叶边缘的绒毛在微风里轻轻抖着，沙沙作响。鸟儿们不知疲倦地唱着，清脆的鸣叫像小石子在空气里蹦蹦跳跳。若有若无的花香，带着露水的清甜，悄悄钻进了鼻子，随着呼吸在肺腑间散开。

揉着发酸的脖子从文件堆里抬头，左边窗外的田野又把我拽了过去。七月的阳光正好，漫过禾苗渐黄的稻田，黄澄澄一片闪着光。铝合金窗门像个大画框，框住了这半幅山水。远处的电线杆排开，像一行五线谱，偶尔几只燕子掠过，像拨动了看不见的音符，给这田野添了点生机。

我常在这幅活画里寻找时间的痕迹：清晨，戴草帽的老汉牵着水牛慢悠悠走过田埂，身影在薄雾里淡去，像幅水墨；晌午，穿碎花衫的妇人弯腰插秧，脊背弯成一道坚韧的弧；傍晚，放学娃儿们举着狗尾巴草追跑打闹，笑声脆生生撞在玻璃上，溅起细碎的光，田野也跟着活泼起来。

这一刻，我忽然懂了父亲当年为什么总爱在窗边抽烟——原来每个大人，都需要一扇看得见土地的窗，让沾满数字的手指，能摸到四季的冷暖；让忙忙碌碌的心，能和自然通着气。

这扇窗，像本无字的书，教我读懂了村庄的呼吸：产业振兴表格里的数字，不再是

离开故乡已经四十年了，连日来，蜗居的小县城多日无雨骄阳似火，像蒸笼一样，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。时值夜晚，仍酷暑难耐，连风扇吹的都是热风，不由想起儿时故乡的夏夜。我的故乡在西淝河畔，是一个小村庄，村边的西淝河水自北向南奔流不息入淮河，既给贫瘠的村庄增添了些许生动的景致，又给勤劳淳朴的村民带来了诸多方便。

儿时故乡的夏夜是宁静的，那时农村物质匮乏，生活条件艰苦，家家户户是没有钱买蚊帐的。我们小伙伴抱着苇席和破床单，披着一身皎洁柔美的月光，到宽敞洁净的生产队打谷场上乘凉睡觉，苇席铺在地上，仰躺着尽情享受徐徐夏风的丝丝凉爽，满眼星星，像宝石散落在湛蓝的夜空，更像萤火虫挑着的灯笼，在花影扶疏的月光下，寻找曾经温馨舒适的梦。

有个长辈三叔喜欢讲狐神鬼仙的故事，他深邃透明的眼睛望着月明星稀的夜空，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在他嘴里活灵活现，黑色的鬼魅也在我心中阴险地出没，它们有着嗜血的尖喙，一直寻找机会把你的鲜血吸干，有时感觉魔鬼就在身边，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你苍白的脸，小伙伴早已吓做一团，紧紧地偎依在大人身边，此时，大人就像遮风蔽雨斩妖除魔的英雄。结果晚上走路都害怕，大家结伴而行，大气都不敢出，似乎身后的妖魔鬼怪如影随形。

稍大点的时候，胆量也大了不少。我小时候，故乡的水沟多，那时也少见化肥农药，水沟里到处都是鱼蟹。在夏季的晚上，我们找来废旧自行车轮胎剪裁成条，点燃了在水沟里照鱼和螃蟹。晚上的鱼儿特别文静而温驯，静静地飘在水上，沉浸在一个多彩的梦里，或许它不愿意碰碎夏夜这份优美怡人的宁静，当我们忽忽燃烧的火焰照亮一片沟水的时候，它们依然故我地在

冷冰冰的，仿佛能自己发芽、抽穗；会议纪要里的字，也像是能扎根。结果。时不时抬眼，就能看见窗外正在生长的年轮，能摸到这片土地底下涌动的劲儿。

窗外的景致永远在变。春分，油菜花开了，把天边染成蜜色，风一过，花浪翻滚，香气扑鼻；芒种后，稻田涌起绿浪，沙沙响着，是大地在低唱；白露时节，瓜田里果实累累，满是盼头。有时写着材料，余光瞥见燕子在电线上排成整齐的一串，那一刻，连标点符号都像染上了草木的青气，挺拔鲜活……

去年深秋一个黄昏，对着电脑枯坐许久，忽然瞧见窗外有位老人扛着锄头，慢慢走上田埂。暮色里，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却在我心里投下长长的影子。猛地想起《诗经》里那句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——窗外的田野，不就是时光里生生不息的注脚么？我们总想着远方，却不知最好的风景，往往就在抬眼可见的地方。它就在那儿，等着人去看见，去懂得，去珍惜……

窗外的世界永远在动。春耕，犁铧翻开沉睡的泥土，翻涌的泥浪带着草根和虫鸣，那是大地写给春天的信，满是劲儿；夏天的暴雨来得急，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，远处的电线杆在风雨里摇晃，像命运的鼓点；秋风一起，稻穗在夕阳下泛着金光，收割机的轰鸣声里，飘来邻家阿婆蒸槐花的甜香，空气都变稠了；冬天雾凇挂满枝头，天地一片素白，吸口气都带着清冽的诗意。

合上笔记本，月光已把桌面染成了霜色。窗外的田野在夜色里不断舒展，像一幅摊开的水墨长卷。远处几声狗叫，惊起夜鸟，扑棱棱掠过香樟树梢，抖落几片沾着月光的叶子。

我知道，明天推开窗，新的故事又会在这一片土地上长出来，蓬蓬勃勃，生生不息……

水里游戏，不知道有一双顽皮的小手正一步步侵占它的领地，然后把它们俘虏到自己的草窠里。

有时候从草丛里嗖地蹿出一条水蛇，我们吓得大惊失色，扔掉草篓四下逃散，当抱着就近捡到的碎石头一身英雄铁胆返回来的时候，草丛里寂然无声，早不见了蛇的踪影，鱼儿也趁机逃遁，劳动成果化为泡影。后来才知道，水蛇是无毒的，大可不必害怕。

螃蟹比鱼好捉得多，为了生计，它们借着夜色的掩护从洞穴里跑出来觅食，在水沟边的平地上走来走去，当我们杂沓的脚步响起的时候，它们便迅速找地方藏匿，但我们的双手已将它牢牢捉住，有时它铁钳般的大爪会夹住我们小小的手指，嗷地一声叫唤，使劲地甩着手，蟹子也就顺势逃掉了。

最好玩的还是夜里捉蝉。我们在树下点燃一小堆柴草，然后使劲地踹树，这些天真的蝉儿们仓皇地奔向光明处，老老实实地成为战利品。回家洗净下油锅炒，便是一道美食。

有时玩到深更半夜，睡不塌实的父母跑到村头上去找，清清凉亮的一嗓子，划破了浩月当空的宁静。我们跑到土堆上，使劲地晃动着点点明火，意思是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。

儿时故乡的夏夜有着许许多多回味无穷的乐趣，它博大的胸怀，给了我们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如今故乡的夏夜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，随着和美乡村建设步伐的加快，现如今的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村民们早已不习惯外出纳凉了，而是在自建的漂亮楼房里吹着电风扇或开着空调，一家人呆在家里美滋滋地看看电视、聊聊天，玩着手机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月光爬满葡萄藤

王晗

院角的葡萄藤架，叶子早已密密层层地铺开了。夏夜，月光初起，悄无声息地先伏在藤根处。那点微光，伏在盘错纠结的根节上，如同默默停泊在岁月深处的舟船。

祖父半躺在藤架下的竹椅上，眯着眼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。他偶尔抬眼看看藤蔓，仿佛在辨认某位老友的面容。月光便趁他低头吞吐烟雾的间隙，悄悄往上挪移了一小寸，不声不响地爬过粗糙的老藤，爬过那些早已被岁月磨平棱角的旧疤，最终落到了新生的青藤上。

这月光，浸润过老藤嶙峋的筋骨，也轻抚着新枝柔嫩的肌肤。藤蔓深处，光影在叶片的间隙里游移，时浓时淡。我坐在祖父脚边的小杌子上，仰头望着那光带。它攀爬得极有耐心，一步一步，仿佛也懂得藤蔓生长的艰难与漫长。

祖父烟锅里最后一点红火也熄了，他轻磕烟锅，余灰簌簌落进地里。“张九龄说‘灭烛怜光满’。”他声音低缓：“这满架的月光，哪里舍得点灯去惊扰呢？”我抬头望，月光正漫过藤蔓中央最繁茂的叶丛，每一片叶子都似乎被光浸透，脉络清晰，绿意里透出温润的银亮来。葡萄叶在光下静静舒展，叶影筛下的碎光，无声地落在祖父的衣襟上。

邻家的灯火渐渐熄灭，只余下这满院银辉。夜风拂过，藤叶微微颤动，月光便也随之在叶面上轻轻摇晃。祖父又沉默起来，目光越过藤蔓，投向更深远的夜空。我倚着祖父的腿，眼皮渐渐沉重，温润的困意无声地漫上来。

夜露凉了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身上已披了祖父的旧衫。藤架上，月光已无声无息地爬到了最顶端。藤尖那些最细嫩的芽须，在清辉里显得格外清晰，连绒毛都纤毫毕现。它们微微伸展着，带着初生者不自知的娇嫩，怯怯地探问着方向。

祖父不知何时已回屋去了，竹椅空着，静静地沐在月华里。四下里静得出奇，整个小院被澄澈的银辉填满。我抬头望着藤尖，那月光仿佛也正悬在藤尖上，轻轻一颤，便欲滴落下来似的。

原来月光爬藤，爬得是这般沉静又执着，爬过了虬根老藤，爬过了新叶嫩芽，也爬过了藤架下那默默不语的祖孙身影。不知不觉间，光阴亦如此这般，悄然爬满了祖父的额头眼角，也爬过葡萄藤每一寸缠绕的路径。

藤蔓在月色中显出沉沉的墨绿，仿佛在沉默中收藏起无数个爬满了月光的夜晚。只待明日清晨露水凝结时，才肯让往事在叶尖上微微一闪。